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0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张姐的蒸儿糕

南京朱胤

金陵琐记

沿着门前两排梧桐树走到小巷的尽头,是张姐每天摆摊卖蒸儿糕的地方。张姐个子不高,头上随便挽了一个发髻,细碎的发梢散落在前额上,略显黧黑的脸颊泛着两片红晕,粗糙的双手掌纹很深。张姐早已习惯了这二十年来起早贪黑、风吹日晒的日子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道路两侧的梧桐在新桐初引到枯枝凋零的循环中,见证了张姐从满头青丝到双鬓泛白的斑驳岁月。

张姐的摊子上有一个蒸汽锅,两个炉子,一个保温箱,两个小桶,一个桶里装的是白色米粉,另一个桶里装的是紫色米粉。远远望去,看到炉子上升起的腾腾热气,就离张姐摆摊的地方不远了。

要想吃上张姐的蒸儿糕,那得早起才行。赶早的学生、买菜的老人、忙碌的“上班族”,常常将张姐的摊子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不耽误时间,张姐将做好的蒸儿糕放在保温箱里,拿出来时和刚出锅一样热乎。蒸儿糕就要趁热吃,轻轻咬上一口,松软甜糯,米粉、芝麻的香味包裹在嘴里,沿着食道缓缓流淌,随着味蕾绽放,令人回味无穷。

蒸儿糕是老南京的特色小吃,每吃上一口,都能感受到那深藏在青石巷瓦中的烟火气,历经时间沉淀,依旧脍炙人口,唇齿留香。

张姐亦如她的蒸儿糕一样,是个热心人,偶尔遇到孩子身上零钱不够,也不计较,大方递过蒸儿糕,嘱咐孩子们快去上学,下次再来补上。人来人往,张姐也记不住到底是哪个孩子“赊了账”,但她并不在意,常说不在乎这几块钱,只要孩子们吃好就行。一日起迟了,我急匆匆地来到张姐摊前买蒸儿糕,发现她正准备收摊回去。已不抱希望的我正准备离开,却被张姐叫住,问我能不能等等,需要现做一份。趁着等待的间隙,我问张姐为什么坚持在这个小巷子里摆摊,换到前面的地铁口,人流量大,名声上去了,自然财源广进。张姐一边忙着给锅里添米粉,一边回应着我,“街坊邻居都住在这里,大家喜欢吃我做的蒸儿糕,很多孩子从小吃到大,彼此熟悉。如果挪了地,多不方便。生活嘛,知足常乐就好!”

说完,张姐笑呵呵地将刚出锅的蒸儿糕递到我的手上。我感受着蒸儿糕的温度,仿佛握住了这浓浓的人间情。

愉快的一天

南京以清

为了参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第六届“新抗战史工作坊”,一早出门。运气不错,老远就看到和园地铁站下停了三辆出租车,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一些。

到第一辆车前往里一瞅,里面好像没人,就转向第二辆,开门坐了进去。司机却没有发动车,告诉我坐第一辆车,我说第一辆没司机,他说有。我说我瞅了没有,他说肯定有,让我再去看看。

我不情愿地下了车,再次走过去,拉开车门,发现司机正靠着椅背睡觉,被我惊醒了。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问去哪儿。我说去仙霞路88号,司机对着手机导航报了一下,车子开动了。

我讲了自己第一次没发现他在车内,后车司机提醒之后又过来的。他说昨晚帮朋友修车睡得很晚,所以靠着座位眯了一会儿。我说后面那辆车你认识吗?他说不认识;我说你们出租车很讲规矩,先来先走。他说是的。

车子开得也还算稳当,我们随意聊着。他问我进城去鼓楼上课?我说去开会,应该不远。他说导航显示在西康路,我突然一惊,意识到地点不对,说没那么远,就在附近。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司机想捣鬼,立即警觉起来。

谁知司机马上靠边停车,说你再确认一下地点,我这才意识到可能记错了,打开会议手册一看,原来是栖霞路88号。司机一听立马调头,并关闭了导航,说那个宾馆我知道,就在栖霞山大门旁边不远处。结果,不到10分钟就到了。我给司机付钱后,主动点了好评。

会场在一家古雅而又现代的宾馆内,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,商讨抗战专题,仪式简朴,讨论热烈。新问题、新理论、新材料、新方法,每一篇文章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;加之报告人精彩纷呈,评论人深刻检讨,总评人全面把控,观点与方法相互切磋,激情与理性时见辉映,讨论之中有辩驳,评述中有质疑,好一场低规格但高水平、场面小而意义大的学术盛会。

春天的南京,风和日丽,天朗气清;春天的会议,令人收获良多。

曾几何时,小区遛狗的多了,不知不觉也加入其中。于是在,在一根绳子牵引下实现了另类健身。

生命在于运动是句至理名言。作为长期囚禁办公室一族,感慨身子骨大不如以往。从医的朋友坦言,靠药品治疗出的健康,远不及管住嘴,迈开腿的健康。我是个怕运动的人,尽管时常信誓旦旦参与散步一族,可坚持不了两天,便在身乏体累中自觉不自觉地打起退堂鼓。

说是遛狗,也是迫于无奈。夫人喜狗,从一条养到五条,三四十平方的院子,被狗房子占了四分之一,其余四分之三是狗狗们自由活动的空间,感觉往中间一站像个局外人,被跳跃的小家伙们蹭来蹭去,摇尾讨好,无所适从。几条狗中,两条像比熊,又像丁蒙梗,其余三条像哈士奇,又像中华田园犬,都属杂交的串串品种,它们有着宠物犬温驯的一面,也有着土狗凶躁的一面。在城市里,表面看,狗狗们享受了宠物待遇,实则是囚禁在了狭小的牢笼之中。

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,自幼在农村长大。养狗是乡下人由来已久的传统,一方面为了看门警示生人的到来,另一方面就是当宠物养来消遣寂寥的时光。狗对主人无比忠诚,夜晚忠于职守巡逻安保,白天陪伴下地干活,无论贫富,不离不弃。

可随着农村的发展,搬进城镇挺拔的高楼,养狗就成为一件难事。我家好在一楼有个院子,养狗习俗还可保留延续。狗狗们在室外生活,每天仍可晒晒太阳透透空气。但总体来说,其生存环境大不如从前。

遛狗,就是为狗狗放风,带着它们出去走走,消除因狭隘产生的孤独感。一段时日后,我忽然发现,其实遛狗可以双重受益,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健康生活及无限的乐趣。

遛狗,实则遛出的是一种久违的兴奋。狗绳在手,刚开始有种牵不住的感觉,有种野马脱缰而后快的冲动。狗狗成了小马驹,又蹦又跳,见了其他的狗,更显不安,好奇,狂吠,欢腾,冲撞,急躁,顽皮……极少出门的我,有点不适应,很快就累了,甚至虚汗直冒,吁吁气喘。可不几日,一直沉重的脚步,忽然发现变得轻盈,疲惫悄悄消减,一两万步下来,甚至感觉也不足为奇了。更奇怪的是,规划的路线,由牵着狗遛,逐渐变成狗牵着人遛,狗狗也变得安静了许多,文雅了许多,聪明了许多,听话了许多。

狗的世界、狗的天地、狗的生活、狗的情绪等等,某种程度上说,和人并没两样。与狗的长期相处,让我们发觉,小家伙们至少有7至10岁孩子的智商,你说话它会盯着你的眼睛看,似乎什么都明白,甚至用它的动作,用它的呀呀之语,辅助着和主人交流,表达它内心的情感。遛狗,也潜移默化地增加了人狗的交流,增加了人狗的默契,增加了人狗的信任。在接下来的日子,我发现它们是那样的听话,温驯,黏人,顾盼,睿智,静默,神气……

勤快是一个人快乐的本源。遛狗,把狗变成了健身狗,把人也变成了健身人,内心陈积的一些生活的纷扰,在夜幕的晚风中似乎也“遛”之大吉。

抓阄

高邮姚正安

当代传奇

抓阄,又称抽勾。我记忆最深的是,生产队年底杀猪分肉,怎么搭配,都难以让人感到公平,于是,就将肉搭配好,每户一份,编上号,再在若干个纸片上写个序号,揉成团,让每户派个代表抓一个,纸条上的数字对应肉上的数字,就是哪家的。肉好肉孬,甚至多多少少,都没人有意见。

抓阄原是一项游戏,后来被运用到社会生活中,甚至职场上的人员升降,也以抓阄的方式进行。不久前的一次聚会,我听到了一则现实版的抓阄故事。

单、双两家,本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。单是城里的老板,双是乡下的农民。单的女儿与双的儿子,就读于同一所高校,又被老家的同一单位招聘。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,谈起了恋爱。单家不同意,但拗不过女儿,只能默认。一晃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

一天,单老板将准亲家从农村请到家来,谈两个孩子婚事。单老板对亲家说,你们家的条件我知道,也怪不得你们,将儿子培养出来已经不简单了。我在城里有几套房子,给一套他们,你们就不要为房子操心了。办喜宴的钱也不要你们出。

双亲家的头像小鸡啄米似的,点个不停,口中连说感谢。

单老板接着说,你我两家都是一个孩子,我们又不能提出让你儿子入赘,于情于理说不过去。

双亲家想都没想地说,单老板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

单老板客气地接茬道:我比你小一岁,以后做亲了,就不要喊老板,就喊我弟弟。

兄弟,您人太好了,与你们家做亲,是我们双家几代修的。双亲家又是一番感谢。

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婚事是我们家主办,

按说,第三代应该跟我们家姓。单老板停下来,看着亲家。

双亲家接上来就表态,没事没事,就跟你们家姓,这大事是你们家花的钱,无论孙子孙女都应该跟你们家姓,这个我们懂。

可是,单老板不想这么简单定下来,他要让人口服心服,还要给外人一个通情达理的形象。单老板说,这个不能凭我俩的嘴说,要用一种方式定下来,家里家外都说得过去。

什么方式?双亲家问。

抓阄。做两个阄,一个上面是单,一个上面是双,以先抓的为准。单老板说。

好,就抓阄。这个方式好,让老天爷定,姓什么就什么,你情我愿,互不埋怨。双亲家也觉得这个方式好。

单老板说,你去帮我妻子准备点鱼肉香烛,我来做阄。单老板接着又说,要不,你做阄,我去帮妻子准备。

双亲家连连摆手道,不,不,还是您做,我字写不好。

一阵忙乎,一切都准备好了。

在家让客三千里,老兄你先抓。单老板对亲家说。

亲家将手伸进笔筒内,取出一个阄,打开了又看说,是单,这是天意,以后第三代,不论生几个都姓单。单老板说,我也来看看。

双亲家说,不用看了,事先定好的,以第一个抓的为准。单老板也就收起笔筒,不再看了。

当天中午两亲家喝了不少酒,并约定了婚期。

我把听来的故事,讲给隔壁的王老先生听,他经事多,生活经验丰富。王老先生听了我的讲述,微闭双眼,好久自言自语道:假如两个阄上写的都是单呢?

树顶上望去。一颗颗青青红红的大枣子,挂满了树枝。正当我准备用竹竿打枣时,父亲却用手势制止了我。我怔在原地,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让我放下手中的竹竿。

“闺女,你抬头看,有两只鸟,正站在枣树顶上的枝杈上。”父亲淡淡地说。

秋天的枣树,挂满了枣子,常会引来很多鸟,在这里寻食,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见我不屑一顾,父亲说:“可你见过没有,站在枣树顶上的鸟,为什么不怕树枝断裂?”

“因为它有翅膀,它会飞呀。”我冲口而出。

见我想都没想,父亲有点失望。过了一会,他好像想起了什么,接着说:“其实,人在世上谋生,寻求一份工作,和鸟儿没什么区别。你看那两只站在枣树顶上的鸟,它不怕树枝断裂,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树枝,而是自己的翅膀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用意。我重拾书本,靠自学考试,一路过关斩将,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证书,并成功考入一家事业单位。这么多年来,我始终把钻研业务,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。如今,我再也不用担心,有一天会因为被裁员而恐慌。

枣树顶上的鸟

安徽天长鲍海英

岁月弦歌

从学校毕业后,父亲托人找关系,好不容易让我进了一家集体企业。可好景不长,企业经营困难,要精简人员。因为我没有一技之长,刚工作不到两年,就被迫回家。

那天,我唉声叹气回到家里,恰巧,父亲也刚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。母亲心疼地看着我,埋怨父亲说:“你托的关系不硬呀,闺女怎么上班没多久,就被人撵回家了?”见母亲指责,坐在门槛上的父亲,只顾闷头抽着烟。他的眉头紧锁,一言不发。

母亲终于做好饭菜,并端上了桌。以前吃饭时,母亲总爱唠叨个没完,可那天中午吃饭,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。

吃过饭,母亲开始收拾碗筷。父亲不再沉默,转身对我说:“闺女,屋后的枣树上,挂满了枣子。以前你在家时,总喜欢打枣子吃。现在你也不上班了,我们一起去打枣子,运到集镇上,也可以卖个好价钱。”

刚失去工作,沮丧的我,哪有心情陪父亲去打枣子?见我没有回应,父亲不容置疑,把我拉到屋后的那棵大枣树底下。

大枣树是父亲栽的。自我离家上学后,每年秋天,都挂满了枣子,时常引来众多鸟儿,在树上嬉闹、栖息。我站在枣树底下,仰头向

微情一刻

健身狗

南京毛文轩

城市叙事